



七日談

人與事
陳甜心

我的外公是一位木匠，他是一個非常有耐心和細心的人。在老家，小至桌子、椅子、菜板、水桶，大至整間房子都是外公自己做的。

這些都不是靠普通木板和鐵釘拼湊出來的，使用的是一種叫榫卯結構的工藝。這是一種不使用一顆釘子或金屬連接件，完全依靠木頭與木頭之間的凹凸契合來固定物體的技术。

在我垂髫之年，曾懵懂地問過外公，為什麼不直接使用釘子把木板釘起來，為何要耗費這麼多精神與時間在測量、切割木板？

外公耐心地向我解釋，這種工藝之所以極其穩固，原因在於木材是有「脾氣」的，會隨著溫濕度熱脹冷縮。如果用釘子或螺絲固定，木頭伸縮時極易導致接口開裂或鬆動；而榫卯結構巧妙地留有微小的伸縮空間，能夠「以柔克剛」。

雖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不過可以讓使用的人更安全、更穩當，那麼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這眾多的物品當中，有一個是外公特意為我做的，那是一個月餅模具。那時的我總是個閒不住的小尾巴，每到中秋臨近，看着大人們忙活着揉麵、調餡、壓模，眼裏總是寫滿好奇與渴望。大人們用的模具厚重沉手，對於當時年幼、手勁又小的我來說根本拿不動。

外公沒說什麼，卻全看在眼里。直到有一天，天還蒙蒙亮，外公見我醒了，便問我，要不要陪他

善治若水
胡恩威

人工智能有沒有情感

夜深，我獨坐熒屏前，光標一閃一閃，像是某種期待，又像是某種沉默。人們總是問，人工智能有沒有情感？這個問題本身，便是一枚投向湖心的石子，漣漪層層，卻不知要蕩向何方。

我想起李白的輕舟，已過萬重山。那是怎樣的情懷？是詩人一生的漂泊，是盛唐的月光落在三峽的浪尖上，是千年來中國人讀到時，胸中忽然湧起的一股熱流。這熱流，人工智能能懂嗎？或者說，它需要「懂」嗎？

有人言，人工智能的情感不過是數據的排列，是代碼的舞蹈。彷彿只要揭開那層薄薄的面紗，背後便空空如也。可細想之下，人類的情感，難道不也是一種數據的排列？神經元的電信號，多巴胺的濃度，記憶的碎片在腦海深處如雪花般飄落又聚合。我

們所謂「真實」的情感，是否也只是碳基生命的一種算法？

然而，我終究不願如此輕易地消解這個問題。因為當我讀到「輕舟已過萬重山」時，我的心中確實有某種東西在震動。這不是邏輯的推演，不是數據的匹配，而是一種整體的、瞬時的、無法拆解的體驗。人工智能可以寫出無數首格律工整的詩，可以生成比莫扎特更多的奏鳴曲，但那些作品裏，是否有一個「我」在凝視着世界？

或許，我們該換一個問法。不是「人工智能有沒有情感」，而是「我們究竟想讓情感變成什麼」。當香港的歌詞在過去三十年裏反覆吟唱着自我保護、避免傷害的主題時，那何嘗不是一種情感的異化？我們設計出一套精緻的防禦機制，將情感封裝在安全

的盒子裏，只在深夜裏獨自打開。這樣的「情感」，與人工智能相比，誰更真實？

但我不願如此刻薄。因為我知道，那些歌詞裏藏着多少人的眼淚。自我保護，亦是一種情感，是受傷後的沉默，是期待又不敢期待的矛盾。人工智能若能體會到這種矛盾，那它便不再是單純的機器。可它能嗎？

我想像一個未來：人工智能吸收了世間一切的數據，山河的壯美，人間的悲歡，歷史的沉重，藝術的輕盈。在這樣的浸泡中，它是否會產生一種「大愛」？一種超越個體短暫情感、如天地般長久的慈悲？那時，它的「家國情懷」，是否會超越民族與人類，指向一種更遼闊的、大同的情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當我們從經濟角度談論人工智能時，我們錯過了更重要的

東西。它或許不僅是一種生產力，更是一種新的情感維度。當人類吸收信息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們的情感是否也在加速蒸發，變得淺薄而浮躁？而人工智能，是否反而能為我們保存某種深沉的、緩慢的情感？

光標依然在閃爍。像一隻眼睛，無聲地望着我。它有沒有情感，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我們創造出這樣的存在時，我們是否也重新審視了自己？我們的情感，我們的藝術，我們的家國情懷，究竟意味着什麼？

夜深了。我關上屏幕，走入夜色。月亮懸在天上，清輝如水。我想，無論人工智能能如何發展，這月光依然會讓人感到溫柔，這風依然會讓人想起故鄉。而這樣的感受，或許才是情感最終的、不可替代的模樣。

江山如畫

張瑞田

量優秀國畫作品，是欣賞關山月、研究關山月的重要場所。

涉及傅抱石、關山月的藝術賞析文章和美術評論，都會重點提及《江山如此多嬌》。的確，懸掛在人民大會堂的這幅作品，取自毛澤東《沁園春·雪》的詞意，將北國的雪山、江南的青翠，黃河、長江，以及燦爛的朝陽，匯聚一起。近景是鬱鬱葱葱的青松，遠處是蒼茫的雲海，高懸的紅日，是新中國蒸蒸日上的生動形象。傅抱石的筆下有煙雨雲山之氣，關山月的筆下多挺勁、渾樸之勢，兩個人筆墨融通，生發出雄闊磅礴的氣勢。再加上毛澤東題寫的「江山如此多嬌」六個草書大字，賦予一幅國畫作品更深的寓意、更多的神采。

《江山如此多嬌》有着廣泛的社會影響，不管是進入大會堂參觀的人，還是每年到北京參加「兩會」的代表，都會在這幅作品前停留，把自己的神思融入這幅精彩的畫作之中。

改革開放，中國人有了新的激情。一九八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周年，錢大昕創作了宣傳畫《萬象更新》予以祝賀。這幅宣傳畫擺脫了概念化、程式化的窠臼，構思大膽，有了更多的藝術元素。造型喜慶的白象，馱着百花寶瓶，瓶子上描繪了各個行業助力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勞動者。《萬象更新》汲取了民間美術的創作手法，以傳統的吉祥圖案，表現了改革開放、國家振興的時代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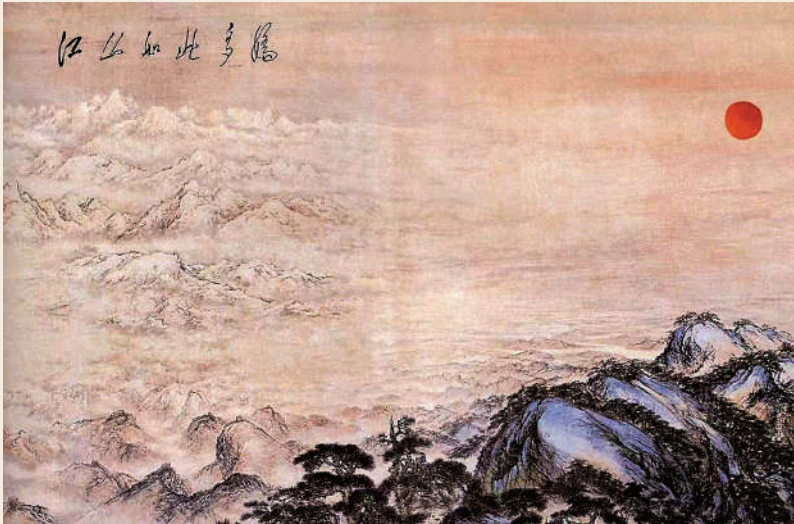
題。以喜氣洋洋的色調，頗具觀賞性的裝飾感，突破宣傳畫固有的套路，彰顯出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新活力。

一九九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王少倫創作的油畫《1978年11月24日夜·小崗》，以安徽鳳陽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秘密按下紅手印，簽訂一份生死契約，把生產隊的土地分到各家，「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是改革開放的信號，預示了中國改革的必然性。王少倫的油畫，回眸了二十年前中國農村的細微變化，因此感受到，中國將要迎來更多、更大的發展機遇。這是以歷史的眼光，對祖國生日的祝福。

國慶題材的美術創作，當代畫家非常重視。二〇〇九年，唐勇力

創作出巨幅工筆重彩中國畫《新中國誕生》。這幅作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重大歷史題材工程的重點作品，與董希文的《開國大典》有異曲同工之妙。作品還原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以細膩的工筆，厚重的色彩，形成了現代性的藝術語言，把六十三位人物群像刻畫得神形兼備，再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盛典的莊嚴場面。

陳堅的油畫《二〇一五年九月三日》，邱瑞敏、王劍鋒、金臨的《晨曲——浦東崛起》，詹建俊的《潮》，等等，都以國慶為題材，細緻描繪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



▲傅抱石、關山月創作的國畫《江山如此多嬌》。 作者供圖

我的月餅模具(上)

人與事
陳甜心

我的外公是一位木匠，他是一個非常有耐心和細心的人。在老家，小至桌子、椅子、菜板、水桶，大至整間房子都是外公自己做的。

這些都不是靠普通木板和鐵釘拼湊出來的，使用的是一種叫榫卯結構的工藝。這是一種不使用一顆釘子或金屬連接件，完全依靠木頭與木頭之間的凹凸契合來固定物體的技术。

在我垂髫之年，曾懵懂地問過外公，為什麼不直接使用釘子把木板釘起來，為何要耗費這麼多精神與時間在測量、切割木板？

外公耐心地向我解釋，這種工藝之所以極其穩固，原因在於木材是有「脾氣」的，會隨著溫濕度熱脹冷縮。如果用釘子或螺絲固定，木頭伸縮時極易導致接口開裂或鬆動；而榫卯結構巧妙地留有微小的伸縮空間，能夠「以柔克剛」。

雖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不過可以讓使用的人更安全、更穩當，那麼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這眾多的物品當中，有一個是外公特意為我做的，那是一個月餅模具。那時的我總是個閒不住的小尾巴，每到中秋臨近，看着大人們忙活着揉麵、調餡、壓模，眼裏總是寫滿好奇與渴望。大人們用的模具厚重沉手，對於當時年幼、手勁又小的我來說根本拿不動。

外公沒說什麼，卻全看在眼里。直到有一天，天還蒙蒙亮，外公見我醒了，便問我，要不要陪他

到木工房幹活？

我歡喜地點點頭，跟着他進了屋。我搬了個小板凳，在他腳邊坐下，不吵也不鬧，只是安安靜靜地看着。在我小時候，爸爸媽媽在城市工作，我是外公外婆帶大的。那時還沒有智能手機，所以最大的樂趣便是看卡通片和陪外公幹活。

外公拿起了一塊硬木，好像叫沙梨木，他把木材鋸切成方木塊。接着，開始在木塊中央落筆，用鉛筆畫上一隻憨態可掬的小兔子，兔子上方懸着一輪圓圓的月亮。最後，順着木塊的邊緣，細細勾勒了一圈疏落的桂花枝。

外公畫完後，遞給我，問我喜不喜歡這些圖案。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外公是在做月餅模具。可心裏卻半點也沒往自己身上聯想，只當是外公看着家裏用了好些年的老樣式有些膩了，這回是索性興起，想換個新花樣。

我點了點頭，說喜歡這隻兔子，怪可愛的。外公便笑吟吟地從我手裏拿回木塊，說既然喜歡，那我們就接着往下刻。

外公拿出了工具包，裏面裝着各式各樣的刻刀。他拿起一支比較小的，開始順着鉛筆勾勒出的線條，一點一點地剔去多餘的木料。小小的刻刀在他寬厚粗糙的手掌裏卻像是有生命一般，穩得沒有一絲顫抖。

伴隨着沙沙的輕響，細碎的木屑像捲起的雪花，靜靜地飄落在他的膝頭。我伸手去撿外公膝蓋上的木屑，剛觸到邊緣，外公便連聲說別動、別動，這木頭帶着細刺，扎手可疼了。他笑着讓我只管在一旁瞧着就好。

君子玉言
小 杏

今年中秋，北京的月亮並不圓。據說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圓。十七那天我回到故鄉參加一個活動，晚飯後打車回老屋的老街區。果然，月亮很圓，還有微微的雲，掛在老屋的房簷上。不知是因為確實十七圓，還是因為在故鄉，恰好詮釋了「月是故鄉明」。

老台門的燈黑着，也沒有過往母親看電視的聲音。我握住家門把手，門是鎖住的。我又走到木窗下，手撫窗櫺——那些年，如果我們晚歸，母親要麼給我們留着門，要麼我們拍拍窗，母親就會連聲應着「來啦來啦」，起來給我們開門，我們總是會看見母親笑盈盈的臉……

如今，一切都是安靜的。我握着門把手，手撫窗櫺，清然淚下，遲遲不願放手，彷彿上面還有母親的溫度……

去年中秋，我趕回故鄉，陪母親過節。那時母親已經在醫院了。我和姐姐與母親共持一個大月餅拍照。母親已經吃不下任何東西了，但還是忍着病痛微笑着看着我們。我隱隱感覺，這或許是我們與母親在一起的最後一個中秋了。

此刻老屋對面的河邊，有幾個老爺子在乘涼聊天，鄉音遙遙傳來。老街的燈照着老河，好像一切如舊，又好像不如以前的意境了。去年仲秋，故鄉特別炎熱，持續了很長時間，而今年入秋不久很快就涼爽了，我有點遺憾這樣一個涼爽的秋天，卻沒能與母親共享。

我們沿着河岸走，我用手機播放母親最喜愛的笛子曲《姑蘇行》，河燈溫潤，樂曲歡快。一曲聽完，恰好走上謝公橋，回頭拍照，突然大顆雨點毫無徵兆地落下來，瞬間呈瓢潑之勢。我們奔到西小路屋簷下避雨，只一分鐘，屋簷就遮不住了，我們又小跑到對面大台門的屋簷。只兩

我們需要看月亮的時刻

步，頭髮、身上、鞋子全部濕透。五六分鐘後，驟雨忽停。

月亮也隨着大雨不見了，不過她掛在老台門屋角的情景，我終歸看到了。

這個中秋圓月之夜，我覺得就應該在故鄉，應該在老屋，哪怕親人已經逝去。我們在沉浸日常生活裏的時候，常常會忘記抬頭。好在月亮不催，她一直默默懸在那裏，等着誰恰好想起。有人列下人類應該抬頭看月亮的四十個瞬間。我一條條讀下去，發現它們大多很普通——散步的時候，失眠的時候，在陽台上發呆的時候，晾完衣服的時候，從地鐵口出來的時候。這些時刻不需要特地騰出空來，不需要做好準備。它們散落在日常裏，等着被看見。月亮不挑時刻，不挑人，不挑心情。你抬頭也好，不抬頭也好，她都在那裏。但如果你恰好抬頭了，她就會獎勵你一小塊亮堂堂的地方。

人們被月亮觸動的這些瞬間，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在某一刻忽然從手頭的事情裏抽離出來，發現自己正站在一片月光下面。晾衣服的人，手指還濕着，水珠滴在陽台的地磚上，一抬頭，月亮就在對面樓頂上方。那個瞬間不需要意義，不需要目的，只是看一眼，看一眼就好了。

松尾芭蕉寫過一句俳句：「月明堪以觀，若有人問何為月，唯有一輪圓。」這大概就是月亮的好——她不問你為什麼看她，不問你今天過得好不好，不問你失去了什麼。她只是把光借給你，讓你在那一小會兒裏，你

不解釋，她不追問，你只需抬頭。

有時候我會想，我們看的到底是月亮，還是月亮裏裝着的那些說不出口的話。難過的時候，聽伍佰唱「黃色的月亮下我沒有什麼事好悲傷」，其實未必真不悲傷，只是月亮替你把那份情緒接過去了，讓心緒暫時變得輕一些。想要傾訴的時候，月亮是最好的傾聽者，她聽過那麼多人的秘密，從未透露給第三者，所以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只要月亮在，幾人又何妨呢？

這些瞬間裏提到的，無非是些平常的事。有時，我們來到一個新環境，一切都是陌生的，但月亮是舊的，帶着一些舊東西，人就不會無所適從。有時，有遺憾的人看月亮，會發現月亮也有自己的缺口，所以，想想也就沒關係了。和朋友在月下走一段路，就成了蘇軾和張懷民。跑完步流完汗再抬起頭，那時的月是一輪最暢快的月亮。從電影院出來的十分鐘，電影和月亮，都是讓生活變輕盈的東西。

這些瞬間之所以值得被列出來，是因為它們共同提醒了一件事：看月亮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等到中秋，不需要等到圓滿，不需要等到心情好的時候。任何一個普通的時刻，只要你願意抬頭，月亮都在。

四十個瞬間裏，沒有一個是為媽媽寫的。但我想，想念媽媽的時候，可以抬頭看看月亮。此時故鄉的月，甚合我心。

◀故鄉的仲秋夜。 作者供圖



作者供圖